

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和路径浅析

孙一月

青海大学

DOI:10.12238/ej.v8i5.2607

[摘要] 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加快,乡村发展和治理水平仍旧有待提高,青年新乡贤作为乡贤群体的中坚力量嵌入乡村治理,有利于乡村治理水平的提高,通过人才振兴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在乡村治理实践中,青年新乡贤面临着角色权力模糊,政策机制不完善,参与渠道受限及社会认同感低等困境。只有明确新乡贤角色和权责,完善政策及保障机制,搭建多重参与平台和渠道并通过厚植乡贤文化来增强青年新乡贤的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青年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推进乡村振兴进程。

[关键词] 青年新乡贤; 乡村治理; 青年人才;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S731.7 **文献标识码:** A

An Analysis of the Dilemma and Path of Young New Township Sages Participating in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Yiyue Sun

Qi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s] China's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continues to accelerate, and the level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 Young new villagers are embedded in rural governance as the backbone of the rural virtuous group,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governance level, and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through talent revitalization. In the practice of rural governance, young new villagers are faced with the dilemma of ambiguous role and power, imperfect policy mechanism, limited channels of participation and low sense of social identity. Only by clarifying the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new villagers, improving the policies and guarantee mechanisms, building multiple participation platforms and channel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ulture of the villagers to enhance the social identity and sense of belonging of the young new villagers, promote the young new villag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rural governance, improve the level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promote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Young new villagers; Rural governance; Young talents; Rural revitalization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继2020年我国决战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后,中共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1]。2023年农业农村部联合相关部门印发《“我的家乡我建设”活动实施方案》鼓励引导各界能人志士返乡建设家乡^[2]。这些政策条件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良好的政策语境。同时,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加快,城镇化和工业化不断推进,农村地区被裹挟着往前,与此同时,农村大量劳动力流入城市,乡村“空落化”“老龄化”等问题突显^[3]。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4],将人才振兴嵌入乡村治理,重视新乡贤治理主体和地位,提高乡村建设发展水平,助力乡村振兴是重中之重。而

青年乡贤是新乡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继承传统乡贤精神的基础上,又结合了新时代特点和青年群体特质。青年人才转化为新乡贤,不仅可以补充壮大新乡贤治理主体的队伍力量,激活基层多元化治理模式,还能促进基层治理获取持续性和创新性的赋能。故,对青年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困境展开研究,优化参与路径,对于乡村振兴有着重要意义。

“乡贤”是在中国本土历史文化等条件下产生并不断丰富的一个概念并有着丰富的研究。学界认为乡村士绅是古代公共权力结构中的重要阶层,并发挥着辅助管理的各项角色^[5]。“新乡贤”则是由传统乡贤的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来的,其生成原因、群体构成、角色作用等都与传统乡贤有着本质区别^[6]。“新”包

括新的社会环境、权威来源、治理机制等^[7]。根据不同的身份属性可以将其划分为“内生或外生”“在场或不在场”“返乡服务型”“返乡创业型”以及“工商精英投资故乡型”等等^[8]。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我国现实的需要,由于部分基层治理中乡贤会和村两委边界模糊,管理机制不清晰,乡贤人才参与难度较大,人才流失严重^[9]。离乡的青年人才不愿意返乡,导致治理主体内生动力不足,人才断层现象加剧^[10]。青年人才嵌入乡村治理机理复杂^[11],面临诸多困境有待解决,因此要优化参与路径,健全政策鼓励,并通过乡贤文化和乡土情怀的感染,吸引青年人才成为弥补新乡贤持续性发展的后备力量^[12]。要完善新乡贤组织运行机制,培养人才队伍^[13],建立相应的表彰制度,通过强化利益疏导来实现多元共治^[14]。

1 青年新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现状与困境

青年人才有效转化为新乡贤,作为群体内的新兴力量,进一步整合了各方资源,形成治理合力,弥补了传统治理主体的不足,促进了多元共治格局。其次,乡村青年教师和青年基层干部等也是青年新乡贤的重要组成部分^[15],他们在推动教育、医疗、文化等乡村公共服务建设中发挥着协同组织的关键作用。相对其他乡贤主体来说,青年新乡贤凭借自身技术、学习经历和管理经验等优势,经历“在乡-离乡-返乡”后经济实力或人脉资源得到拓展,将新理念和新资源注入乡村,并运用新时代互联网技术转化社会资本^[16],推动乡村产业的转型升级。同时,青年新乡贤能够运用更多新颖的方式传承和弘扬乡村优秀文化,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弘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7],大幅提升村民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乡村凝聚力和向心力。可见青年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就目前来说,在基层治理中,青年新乡贤面临着诸多困境和难题,制约着乡村治理水平的提高,阻碍着乡村振兴进程的步伐。

1.1 角色定位模糊、权利边界不清晰

全国各地能人志士返乡建设活动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初步取得成效但发展缓慢,云南省从2022年开展干部建设家乡等一系列活动,但并未得到良好的延续和发展。这与新乡贤主体定位不明确,职责划分息息相关。目前新乡贤作为治理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主要方式还是建言献策、捐赠物资、化解矛盾和引领带头等。这类参与方式和活动存在间断性、单一性和随意性,少有特定的形式、期限和地点。就云南省曲靖市Z区来看,成立新乡贤组织的很少,大部分新乡贤都是通过村两委和村民大会参与村域事务决策。“平时有事村书记就在群里通知一下,需要我们干啥就打电话发消息联系...基本上就是这样...”青年新乡贤作为治理重要主体,其角色定位在学界和社会实践中都没有清晰定位,其参与的权利边界和自身权益保障的相关问题也没有得到重视,导致青年新乡贤在参与过程中会与政府权威、公权力等产生不协调,乡村治理工作开展受阻。权利边界的模糊进一步导致青年新乡贤权益受损,其参与积极性受挫。

1.2 政策支持不足,保障机制不完善

首先,关于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相关政策并未形成完善的体系,均是作为乡村振兴的一种可行性方式嵌入基层治理^[18],并未有专门的成体系的政策和方案被提出。青年新乡贤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更多是基于对家乡的热爱和乡土关切。“前年带头筹资修这条路的时候难免占用到村民的土地和院子,我们去做思想工作,吃了很多闭门羹,还牵连自己父母被骂...很多时候也很委屈,但是想着我们村子环境变好,道路通畅么还是可以忍受...”政策将青年新乡贤这一主体呈上治理舞台,但没有对其应当享有的权利、权益和荣誉给予肯定和保障。有部分地区对新乡贤进行评选并嘉奖,但是这些嘉奖依旧停留在精神层面,没有关注到作为新乡贤的青年人才返乡建设所面临的就业、住房等基础保障问题。这些基础保障才是青年新乡贤长久扎根乡村的必要条件。其次,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相关政策没有很好的和各项人才引进政策衔接。本质上来看,人才引进政策中涉及众多青年人才是来自于乡村并将在未来的工作中服务于乡村的,他们在未来很可能转化为新乡贤,并与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等青年人才并肩作战。这类拥有一定公权力或来源于政府单位的治理力量本可以弥补乡村青年新乡贤的不足,还能进一步协调基层主体和政府部门的工作,但目前相关政策没有得到良好的衔接。

1.3 治理机制不全面,参与渠道受限

乡村治理权威结果出现新的变化,在以往的法理权威主导下,伴随着新乡贤这类主体的出现,魅力型权威和服务型权威比重增加^[19]。青年新乡贤正是依托魅力型或服务型权威获得村民的信任,拥有了一定话语权和影响力,从而参与到乡村治理过程中。但参与治理的机制不健全,往往依赖青年人才的主动和自发参与,形式也较为单一,主要通过相关会议、微信或电话联系,缺乏规范化的参与机制和平台。因此,青年新乡贤在村域参与治理的方式受到限制,参与治理的程度也被削弱。特别是一些需要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的创新性想法和方案难以传达和实现。“我们几个想着把撂荒的耕地用来种植草皮卖,合作方都找好了,村委说耕地不能更改土地性质不能种草,村委和乡政府沟通又说要和林业、国土等相关部门一起协调,这个事情难办,因为耕地红线不能越...后面就不了了之...”青年新乡贤本身拥有多重身份,他们要在兼顾家庭和自身发展的基础上来参与乡村事务,没有大量的精力投身于基层事务,而专职于此的村干部缺乏能力,基层政府分身乏术。因此,治理机制不全面和参与渠道受限进一步阻碍了青年新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着乡村的发展。

1.4 缺乏法理权威,社会认同感低

青年新乡贤基于自身学识、经历、技能或资源获得村民的信任,具备了一定影响力,但是其参与治理的权威不是法理和公权力所赋予的权威,在参与治理过程中身份认可度相对较低。青年新乡贤本就是活跃在各乡土领域的,有着一定地域限制,因此青年人才作为新乡贤的身份在社会其他领域难以得到重视和认同。在基层治理实践中,青年新乡贤虽然能够获得村民和村干部

的信任,但其参与程度较低,多为建言献策、协调引领等公共事务。基层干部和部分村民依旧存在保守观念和权力倾向,甚至少数干部会存在排斥心理,认为自己的权力和话语权遭到挑战,民心波动,阻碍基层治理稳定性。“我们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大多数还是很赞同,支持我们的想法...村民大会举手表决的时候很多人就变卦了,因为村干部不是很同意,开会时也表态了...”体制外的新乡贤与体制内的权威可能形成紧张关系^[20],并且在切身利益纷争或治理过程存在异议时,村民会更倾向依赖于有政府背书的基层干部,而不是青年新乡贤。青年新乡贤缺乏权威支撑,号召力有限,认同感相对较低,其参与基层治理的具体实践也因此受限。

2 青年新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优化

2.1 规范新乡贤组织、赋予法定身份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必然要依托一定的组织和形式,科学化和规范化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新乡贤参与治理的效能。首先,规范化的组织可以增加新乡贤群体的归属感和被认同感,从而吸引和激发更多青年人才返乡,有利于新乡贤人才队伍的建设,为新乡贤主体的壮大和文化的弘扬提供载体。专门的新乡贤组织才能形成良好的沟通协作机制,促进新乡贤参与治理的程度和效率。其次,新乡贤身份的法定^[21]意味着权责的明确,角色定位的清晰。青年新乡贤作为乡村治理主体中坚力量,积极参与乡村事务,协助基层干部工作,明确的身份界定有利于社会的认同和尊重,也是对新乡贤的肯定。同时权责的法定可以有效缓解在基层治理中由于职责分工不清晰、权利边界模糊所带来的矛盾和冲突。应当赋予青年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定身份,并对其参与的形式和组织进行规范化。

2.2 加强党建引领、完善政策和保障机制

首先要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党建引领作用,乡村治理才能拥有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22]。要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不断健全基层自治,深化青年新乡贤民主纽带。村干部、党员和青年新乡贤的人才队伍可以更好的发挥基层治理效用,在党员先锋的带领下,将新乡贤参与机制融合到治理的全过程。其次,要加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政策支持,有关部门出台新乡贤组织建设,资金扶持和审批服务等各方面的政策,保障青年新乡贤权利的同时也让新乡贤嵌入乡村治理有系统的制度作为依据。并且,要健全新乡贤保障机制,只有维护了广大主体的权益,才能更好的激发青年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加快新乡贤激励机制的建立,在物质层面要保障青年新乡贤无后顾之忧^[23],更好的投入全过程人民民主。同时,在精神文明层面,要设立公平公正的评选和荣誉奖励机制,增强青年新乡贤的荣誉感和自身身份的获得感,并对其贡献做出肯定和赞誉。

2.3 完善治理机制、健全参与和监督机制

在政策支撑和保障机制不断健全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构建参与平台和渠道,并建立多元主体监督机制。首先,要对青年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选举、决策、监督等方面构建合理的运行机制^[24],在提高治理效率的同时提升新乡

贤参与程度。其次,根据乡村实际状况和治理主体构成搭建科学的参与平台,畅通基层干部及新乡贤与政府部门的沟通渠道,建立多重沟通协商机制,保障基层治理意愿不被阻断。另外,青年新乡贤本身由“私德”和“公德”约束,也受到利益的驱使,故在青年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要嵌入与之匹配的监督机制,在保障青年新乡贤权利的同时也维护广大村民的民主权利。

2.4 厚植新乡贤文化根基、提升社会威望

基于我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价值观,挖掘传统乡贤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并结合现代文化推陈出新,为新乡贤参与治理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增强民众对新乡贤身份的认同,营造共治氛围。乡贤文化的弘扬有利于增强青年新乡贤的荣誉感,促进其参与治理积极性。将乡贤文化同我国传统节日文化等结合,抓住青年新乡贤返乡时机^[25],协商乡村公共事务,将文化氛围融入到治理过程,增强青年新乡贤同村民、村干部协同合作度。其次,基于新乡贤文化订立村规民约可以提升乡村文化环境,留住新乡贤,最大限度地发挥新乡贤的作用^[26]。青年新乡贤擅长使用信息化工具设备,应当鼓励青年乡贤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创新乡村文化表现形式,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另外,还能将新乡贤文化纳入中小学乡土教育课程,增强学生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和传承意识,并为新乡贤人才队伍建设储备新的代际力量。

3 结语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既是传承发展的需要,又是基层治理的现实需要。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人才振兴,青年作为人才队伍的中坚力量也是新乡贤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能有效提高治理水平,但目前来说青年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面临角色定位不清晰、政策保障不完善、缺乏认同感等诸多困境有待解决。要纾解这些困境必须要通过法定权威来界定青年新乡贤的权利和地位,通过系统的政策来保障其权益,通过厚植乡贤文化来提高其社会认同感。在乡村治理中必须要重视青年新乡贤这一主体,并为其嵌入基层治理提供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EB/OL].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266232.htm,2018-01-02/2024-04-04.895289.htm,2023-07-28/2024-04-04.

[2]农业农村部等九部门部署开展“我的家乡我建设”活动[EB/OL].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307/content_.

[3]张紧跟.延揽乡贤:乡村振兴中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建设的新思路[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9,(06):46-54.

[4]张方旭.内生型发展视角下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基于F村“绿色菜园”发展的经验研究[J].人文杂志,2021(7):122-128.

[5]吴晗,费孝通.皇权与绅权(增补本)[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6]许汉泽,徐明强.“任务型乡贤”与乡村振兴中的精英再造[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32-43.
- [7]李晓斐.当代乡贤:理论、实践与培育[J].理论月刊,2018(2):161-166.
- [8]孙顺华.媒体叙事中的新乡贤文化建构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2(11):148-155.
- [9]王春顺,陈升.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困境、路径及其保障[J].行政科学论坛,2020(09):35-40.
- [10]邝良锋,程同顺.新乡贤生成困境解析——基于农业后生产论的演变逻辑[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7,19(03):56-62.
- [11]钟楚原,李华胤.青年人才何以助力乡村振兴——基于“嵌入性—公共性”框架的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01):50-60.
- [12]姜方炳.“乡贤回归”:城乡循环修复与精英结构再造——以改革开放40年的城乡关系变迁为分析背景[J].浙江社会科学,2018(10):71-78.
- [13]龚毓烨.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现状与路径分析:基于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视角[J].农村金融研究,2019(11):61-69.
- [14]孙丽珍.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探析——以浙江省为例[J].江西社会科学,2019(8):225-233.
- [15]任强,朱宏伟.乡村教师新乡贤角色的脱嵌风险与嵌入机制[J].教育研究与实验,2024,(05):73-82.
- [16]刘楠.再造“新乡贤”:返乡青年网红媒介实践嵌入基层治理的社会资本转换[J].中国青年研究,2024,(12):14-21+37.
- [17]丁洁莹.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新乡贤在场的逻辑进路[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2(04):91-101.
- [18]杨柯.新乡贤组织参与乡村协商治理的类型学研究——基于治理嵌入和协商能力的分析维度[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4,(06):54-64.
- [19]李雪萍,吕明月.青年返乡服务型精英:乡村治理权威结构的新变化[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8(1):24-30.
- [20]杨超高.“新乡贤”的生成、困境与蜕变的可能——论二十年来“新乡贤”小说叙事的一种路向[J].江苏社会科学,2021,(02):167-174.
- [21]张心仪,杨建科.新乡贤嵌入乡村治理:困境、成因及纾解[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2025-02-18].
- [22]吴明永,王文涛.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对策建议[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2(5):168-176.
- [23]周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径[J].农业经济,2022,(04):56-58.
- [24]王永香,赵继龙.使新乡贤运转起来: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动力再造与路径拓新[J].宁夏社会科学,2024,(04):86-94.
- [25]郭静怡.新乡贤返乡治村:逻辑机理、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J].农业经济,2024,(10):84-87.
- [2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1-02-22(1).

作者简介:

孙一月(1998--),女,汉族,云南曲靖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乡村治理,乡村振兴。